

# 弃婴岛启用前一天两婴被弃

## 初步判断都是先天愚型女婴，福利院已做检查救治



5月31日晚11点，福利院工作人员及民警赶到弃婴岛，查看刚被遗弃的女婴。



弃婴父母留下的衣物。



5月31日早上被遗弃的婴儿。(视频截图)



### “孤岛”求生①

文/本报记者 杜洪雷  
本报见习记者 王杰  
片/本报记者 戴伟

5月31日凌晨和晚上，两名女婴分别被遗弃到济南市儿童福利院东侧的婴儿安全岛。当天，距离“弃婴岛”正式启用还有一天。

#### 家人给孩子放了随身衣物

31日凌晨5时30分许，济南公安局历城分局柳埠派出所接到济南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一女婴被人遗弃到“弃婴岛”。“根据我们派出所与

福利院之间的联动机制，值班民警赶往福利院查看情况。”柳埠派出所所长崔京洪说。

凌晨5时40分许，值班民警邴国磊和王旭赶到了儿童福利院，发现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尚未启用的“弃婴岛”里，一名女婴躺在“弃婴岛”内的婴儿床上，身上包裹着随身的衣物。在婴儿的旁边，放着一个红色塑料袋，里面放置着一些衣物。一名医护人员用婴儿床上的一个毯子将女婴又包裹了一下。“我们这个‘弃婴岛’还没有正式启用，就有人过来遗弃了。”福利院工作人员说。

据医护人员称，这名女婴出生1个多月，初步判断是先天愚型。“我们是早上5点30分左右发现有人把婴儿放到这里的。”儿童福利院的保安说。民警根据福利院工作人员的描述，填写了报警证明。随后，医护人员将女婴抱进福利院

里面进行初步检查。

#### 放下孩子后立刻跑开

31日晚上10时47分许，济南市儿童福利院门卫室突然接到“婴儿安全岛”内的红外线报警。这意味着有人进入了“婴儿安全岛”。“很快，我看到一名男子从安全岛里面出来，快速朝北跑了。”门卫孙先生称，该男子身穿一件浅色的衣服，推断他的车应该是停在福利院的北面。

大约5分钟之后，门卫室内的报警器再次嗡嗡地响起来。“这是婴儿床下面的延迟报警，我接着就通知了福利院的医护人员。”按照规定，门卫不能一人进入“婴儿安全岛”。

晚上11时16分，孙先生拨打110报警。柳埠派出所教导员亓丕水立即带领值班民警赶往现场。“6月1日安全岛

就正式启用了，我们也做了相关的预案，判断会有婴儿被遗弃到安全岛里面。”亓丕水说道。

随后，民警来到“婴儿安全岛”，发现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正在照顾弃婴。这是一名四五个月大的女婴，穿着浅蓝色的连体衣服。女婴眼睛乌黑发亮，小嘴吐着小泡泡，舌体有时伸出来，小腿不停地蹬着，显得非常有精神。

“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漂亮，可惜是一个先天愚型儿。这种小孩在我们福利院里面挺多的。”福利院的医护人员叹了口气，与女婴一起被放进安全岛的，还有两件小衣服和半袋尿不湿。

大约10分钟之后，一辆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将这名女婴带走。“这是要到儿童医院进行查体，如果没有传染病，隔天就会进到福利院里面。”医护人员说道。

## 专家解读济南弃婴岛设置理念及未来走势

# 弃婴数或像石家庄先增后减

随着6月1日济南“弃婴岛”的正式启用，围绕着“弃婴岛”的诸多问题将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弃婴岛”的设置是否鼓励弃婴现象多发？“弃婴岛”附近是否应该安装摄像头？记者多次走访“弃婴岛”和采访相关专家，把脉济南“弃婴岛”命运走向。

文/本报见习记者 王杰 本报记者 杜洪雷 片/本报记者 戴伟

### 隐私>> 四处摄像头，父母隐私或难保证

今年3月，济南宣布建设弃婴安全岛时，对外称将不安置摄像头，但5月31日记者在弃婴安全岛门口发现，弃婴岛西侧两米处有一处摄像头；儿童福利院南门口，正对弃婴岛30米处，有一摄像头；而在弃婴岛里婴儿床与婴儿保温箱上方的天花板上，也安置两个摄像头。这意味着，济南市儿童福利院警卫室的监控系统可以“掌控”弃婴岛内外的全部情况。

福利院警卫工作人员称，弃婴岛内摄像头与婴儿保温箱内的压力感应器相联动，“里面的(摄像头)正冲着婴

儿床与保温箱，自上而下地监控，不会拍下弃婴父母的脸部轮廓。”但对于门外的摄像头，该工作人员却以不清楚为由拒绝回答。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忠武表示，弃婴岛安装摄像头增加了威慑性，有利于减少父母随意将婴儿遗弃到安全岛的事件发生。但他也担忧此举所带来的反作用，“弃婴父母因为害怕摄像头，可能会继续随意遗弃，弃婴安全岛就失去了它建设的意义。”



弃婴岛内的报警器。

### 伦理>> 建安全岛与严惩弃婴并行不悖

2011年石家庄儿童福利院建立全国首家弃婴岛之后。社会褒贬不一，一部分人担忧弃婴安全岛的建立，会变相鼓励重男轻女或不想承担巨额医疗费医治婴儿的父母选择弃婴。

王忠武认为，建立弃婴安全岛是保护婴儿必须的行动。“建安全岛和

纵容弃婴是两码事。”王忠武说，父母遗弃婴儿的情况很复杂，有些是恶意遗弃，如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婴儿先天有疾病等；而有些是出于无奈，未到法定生育年龄、意外怀孕、因家庭贫困无抚养能力等。

根据刑法、计划生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弃婴是法律意义上的违法行

为，那么在安全岛内弃婴如何定性呢？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友震表示，“弃婴安全岛内抛弃婴儿仍属于弃婴。”他强调，弃婴安全岛的建立，须辅之以更加明确的法律制度。“政府不能只看弃婴安全岛，更应该看到它后面所需要的法律环境与社会大环境。”

### 发展>> 济南不比广东，弃婴数将趋于平稳

目前，全国已有25个城市设立弃婴岛，不过少数城市考虑关闭弃婴岛，主要原因就是弃婴岛接收弃婴数远远超出预料。以广州弃婴岛为例，启用近50天就接收262名弃婴，大大超出承受极限。

济南弃婴岛是否也会遇到这样

的发展困境？王忠武对此持否定意见。在他看来，广州弃婴岛之所以关闭主要是因为广州市是人口流动大城市，交通便利而且医疗资源丰富。“不少病残儿父母去这些大城市求医无果，便就地病残儿遗弃。”

王忠武认为，从经济发展水平与

地缘等因素上考虑，济南与石家庄有一定的相似性，“济南弃婴岛或许会走石家庄弃婴岛之路。”济南儿童福利院副院长蔡汉明也持相同观点，“预计济南市弃婴岛刚建成的一个月，是弃婴的高峰期。之后可能趋于平稳，有可能一个月三四起。”

#### 延伸评论

## 不妨多一些“弃婴岛逻辑”

本报评论员 石念军

“六一”儿童节里，省内首个“弃婴岛”——济南市“婴儿安全岛”正式启用，这是送给那些命运多舛的被弃婴儿最好的礼物。

每一个孩子都不该被遗弃，是所有人的共识；每一个孩子都不被遗弃，则屡被证实难成现实。传统道德与现行法律的逻辑惯性，决定了“弃婴岛”的被认同与被接受，必然会有相应的认知与适应过程。

“生命至上”是最高的伦理准则。与其为遗弃过程的罪与非罪争执不休，不如努力降低遗弃结果的危急性。尤其是在弃婴死亡等二次伤害事件时有发生现实背景下，如果任由弃婴被遗弃在背街小巷等地遭遇危险，却只是一味地谴责那些抛弃者，无异于一种伪善。

基于对现实的客观认知，理性分析行为影响，进而做出求同存异的有限妥协。“与其愤怒，不如行动”的“弃婴岛逻辑”背后，实际是社会管理理念的理性与实质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讲，“弃婴岛逻辑”不仅对呵护弃婴权益，而且对社会管理的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舆论环境复杂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矛盾尖锐化，社会管理和执政行为中的“弃婴岛逻辑”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务求社会秩序的平稳推进，需要更多求同存异的有限妥协和现实理性。